

# AI时代,用思辨性阅读守护思考力

——读《思辨性阅读:AI时代的教与学》

□许美金



翻开《思辨性阅读:AI时代的教与学》,第一句话就引发了我的深思:“在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代,人不能越来越像机器。”是啊,AI可以写出工整的读后感,但它读不懂鲁滨逊在荒岛上第一次看到脚印时的慌乱;它可以概括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的情节,却理解不了那个刷墙骗小孩的顽童心里藏着怎样的纯真。思辨性阅读培养的感知力、提问力、想象力、辨析力,恰恰是AI无法替代的“人之为人”的核心素养。

在思辨性阅读中思考

书中反复强调:AI可以高效提供答案,但缺乏情感、意志,也没有追问的能力。读到这句话,我立刻想到了六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中的三本经典。

在教学《鲁滨逊漂流记》时,如果我只让学生罗列“荒岛生存清单”,那就把这本著作看“轻”了。思辨性阅读要求我们追问:鲁滨逊最害怕的是野兽,还是那个脚印?为什么?“星期五”的到来,是

救援,是陪伴,还是另一种“占有”?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,但正是这些追问让学生开始触碰“人性”的核心——孤独与恐惧、文明与偏见、希望与信仰。

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里的汤姆,如果只被贴上“顽皮但善良”的标签,便不再鲜活。思辨性阅读让学生学会探究汤姆的矛盾心理:刷墙骗小孩,是聪明还是狡猾?目睹杀人现场却不敢作证,是胆小还是人之常情?最后站出来作证,是勇敢还是被逼无奈?当学生为这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时,他们不仅仅是在读故事,还是在用自己的人生经验,与百年前的汤姆展开一场关于成长的对话。

《尼尔斯骑鹅旅行记》更是一片镜子。从虐待动物到与动物成为朋友,尼尔斯经历了什么?他的语言变化如何反映内心的成长?书中的地理知识是真的还是假的?当学生开始追问,整本书就成了他们理解世界、认识自我的通道。

在思辨性阅读教学中找回职业幸福感

这本书让我特别触动的一点是,思辨性阅读教学能让教师“摆脱

机械、形式主义的教学,让教育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和幸福感”。

回想自己教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的经历,以前我总是习惯性地梳理“汤姆做了哪些淘气的事”,然后草草给他贴上淘气的标签。读完这本书,我试着重新设计问题:“汤姆和哈克谁更自由?谁更快活?”课堂上,一个女孩站起来说:“哈克看起来自由,但他羡慕汤姆有家;汤姆看起来反对被管束,但他心里装着规则。真正的自由,是心里有规则还能快乐地活着。”那一刻,我的眼眶有点发热——这种被学生的见解点燃的瞬间,不正是教师最大的幸福吗?

当我们不再满足于“教完”一篇课文,而是带着学生一起思考、争辩、发现时,我们的教育生活就有了光。

让课堂从“信息接收”到“意义建构”

结合书中的理念,我对整本书阅读有了新的设想:

第一,把知识性问题交给AI,将课堂时间留给深度思辨。读《鲁滨逊漂流记》时,我可以设计一个“荒岛生存哲学论坛”,让学生扮演鲁滨逊、“星期五”和现代心理学家,辩论

“鲁滨逊的选择是否值得”。要完成这个任务,学生必须深入理解人物动机,调动书中细节——这才是“意义建构”。

第二,用开放性问题取代标准答案。我不再问“汤姆这样做对吗?”,而是问“如果你是汤姆,你会作证吗?为什么?”。学生的答案可能各不相同,但每一个背后都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度思考。

第三,让AI成为“思维陪练”而不是“答案生成器”。读《尼尔斯骑鹅旅行记》时,我可以让学生先自己思考“尼尔斯为什么会变小”,再问AI“童话中让主角变小有哪些用意”,然后对比自己的观点和AI的提示,判断哪些值得吸收,哪些需要修正。在这个过程中,思考和判断的主体始终是学生。

第四,用整本书阅读培养连贯的思辨能力。将三本书放在一起,设计跨书比较的活动,让学生在比较中看见成长的各种可能性。

合上书,我想起作者的话:“教育不是把篮子装满,而是把灯点亮。”在AI可以轻易装满篮子的时代,语文教师的使命更加纯粹——用思辨性阅读,点亮孩子们心中那盏独立思考的灯。

## 书中的故乡

□王永舜

书架上立着几排旧书,书脊褪了色,扉页上还留着来自不同住处的灰尘。在这座城市里搬过几次家,每次我都要掂量一番,最终还是舍不得丢。不是书有多珍贵,是舍不得那些在书页里“住”过的日子。

人到中年,常在深夜生出莫名的漂泊感。故乡的老巷拆了,儿时的烟火淡了,连记忆里的风物都渐渐模糊了。现实的故土会变,文字构筑的天地却始终如初。翻开《诗经》,便踏入三千多年前的渭水之滨,看“蒹葭苍苍”,观“采芣苢”;读唐诗,随李白仗剑天涯,伴杜甫登高望远。这些文字,让我们与千百年前的灵魂相遇,在陌生的岁月里找到精神的根系。

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种“根系”,是读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。我去过湘西,读到沅水两岸的橹歌,读到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数的云”,便觉得亲切。那种亲切不是用“我去过那里”就能概括的,而是“我好像本来就属于那里”。后来,我想明白了:书里的故乡,替你保存了一种你本该拥有的,却在现实中遗失了的生活意趣。

书里的故乡不会变。你什么时候推开那扇门,它都是原来的样子:鲁迅的百草园里,覆盆子又酸又甜;汪曾祺的昆明雨季里,菌子还是那样鲜。这些地方,我去过一些,可更多的是在书里抵达的。

书读得多了,我渐渐生

出一种奇异的归属感。在不同的书里,我“认领”了不同的故乡。读唐诗,长安是我的故乡;读宋词,汴梁是我的故乡;读俄罗斯文学,圣彼得堡也像是我的故乡。我从未在那里生活过一天,可我知道那条街拐角有什么,知道那座城市雨落在石板路上是什么声音。

更重要的是,书中的故乡里藏着超越时空的精神共鸣。年少读苏轼,只慕“大江东去”的豪情;中年再读,才懂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通透。他一生颠沛,屡遭贬谪,却能在黄州躬耕,在惠州安

乐,这份逆境中的从容,抚慰着中年人的困顿。读史铁生,看见他与命运的和解;读汪曾祺,于寻常草木中窥见生活的诗意。在书的世界里,所有的悲欢都曾有人经历,我从不是孤独的行者。

有一段时间,我租住在城北一间朝北的小屋里,冬天格外阴冷。那几个月,我翻来覆去地读《浮生六记》。沈复写沧浪亭畔的日子,写芸娘“拔钗沽酒”,写她用纱囊装了茶叶放在荷花心里。那些文字,像一小团火,暖着一个异乡人的寒夜。

后来我换过几次住处,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多,可反复读的还是那几本。它们就像老邻居,可以随时敲开门,进去坐一会儿。这种“随时可以”的安全感,是故乡给的。

现实的故乡,安顿身体;书中的故乡,滋养灵魂。李白头顶的月光、王维眼前的空山、陶渊明屋前的东篱,早已化作我精神世界的基石,让我在流变中守住一份从容。

“认领”那些书中的故乡吧。那些文字会慢慢演变成你精神上的地貌——你的性情、志趣、看待世界的方式,都将被它们塑造。到最后,你读过的书,就成了你的籍贯。

合上书,窗外夜色如旧。书架上的旧书沉默着,像故乡的老屋——你不必回去,因为你从未离开。

# 教育藏在每一个细微改变中

——读《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》

□刘茜

作为一名乡村教师,当我拿到《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》这份报告时,第一个念头是:这和我有什么关系?一个守着几十名乡村孩子的普通教师,能为“重塑教育未来”这样宏大的命题做些什么呢?跟着李家成教授的共读小组磕磕绊绊读完,我终于找到了答案:教育的未来从不是遥不可及的,它就藏在我们每天和孩子的相处里,藏在乡村教育的每一个细微改变中。

初读报告,我总觉得自己是“局外人”。报告里说,教育是基本人权,是建设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,要重新思考知识和学习如何塑造人类与地球的未来。这些表述很深刻,却让我有些茫然——我每天面对的,不是全球议题,是乡村孩子的手机成瘾、学习目的模糊等问题,是家长忙于生计而疏于陪伴的无奈。直到李教授在共读群里给出建议,让我们围绕原文寻找对话点,我才试着沉下心来,把报告里的理念和自己

些宏大的构想,从来都离不开我们这样一个个“小我”的践行;美好的教育未来,需要每一个教育者从身边事做起。

报告说,当今世界正处于转折点,教育尚未兑现助力我们塑造和平、公正、可持续发展的承诺。这让我想起班里的真实情况:不少孩子染上了手机瘾,上课走神、作业拖延,家长要么管不住,要么干脆不管,总说“学习全靠老师”;还有一些留守儿童,跟着祖辈生活,祖辈只盼着孩子不闯祸,至于孩子学什么、为什么学,从不过问。更让人揪心的是,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,都觉得学习就是啃书本、答卷子,再无其他意义。这不正是报告里所说的“教育窄化”吗?我们能试着改变?能不能先从改变自己

和家长的认知开始呢?我开始试着把报告里的建议变成可落地的小事。报告呼吁,在教育中突出教师作用,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。我先从班里的“种子家庭”入手,找几位重视教育的家长谈心,告诉他们,教育不是老师一

个人的事,也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,而是整个家庭、整个社会的事。我们约定,家长每天抽出半个小时陪孩子读书、聊天,不只是问分数,还要问问孩子的想法;我还联系村里的大学生,在寒暑假组织互助学习小组,让大学生带着孩子们读课外书,了解外面的世界,让留守儿童不再只能对着手机喜怒哀乐,也能“看见”更远的地方。

报告中有一个问题:面向2050年,教育哪些该继续、哪些该摒弃、哪些该全新打造?对乡村教育而言,该摒弃的是“唯分数论”的执念,是“教育只靠学校”的偏见;该继续的是对孩子的用心陪伴,和对教育的敬畏之心;而该全新打造的是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,是适合乡村孩子的学习场景。数字化时代来了,我们没法阻止孩子接触电子产品,那就引导他们用对地方——利用网课资源补短板,用学习软件查资料,让手机从“玩具”变成“工具”;绿色发展理念要扎根,我们就从班级小事做起,引导孩子节约用水、垃圾分类,让环保成为

习惯;要培养孩子的公平正义之心,我们就从班级会议做起,让每个孩子都有发言的机会,学会倾听、懂得尊重。

报告里说,教学应围绕合作、协作和团结展开,课程要注重生态、跨文化和跨学科学习。我不再只盯着孩子们的成绩单,而是多关注他们的社交能力、动手能力,多组织小组合作活动,让孩子们在互助中学会团结;我利用乡村优势,带着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,让他们在认识农作物的基础上了解农耕文化,让学习不再局限于课本;我还利用网络,主动向优秀教师请教,把先进的教育理念融入日常教学,让乡村孩子也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。

教育从来不是某个人、某个群体的事,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事。乡村教育的改变,从一件件小事开始;教育的未来,就在我们的每一次行动里。

困顿的命运低头妥协。

散文集《人间旅馆》亦将这种对众生的关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无论是计划去喀喇昆仑山脉找玉的人,还是在山脚的岩石上打孔的工人,都在各自的命运中漂泊,在寻找“活路”的过程中承受着各种伤害。这种命运的无常与生命的脆弱,令人唏嘘,也深刻展现了小人物的乐观与坚韧。

书写的意义:

在伤痛中寻找生命的尊严

陈年喜对生命中痛苦的书写,并非只是为了展示苦难,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。他的文字是对底层劳动者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,他让人们看到苦难中的生命依然有着顽强的力量。

《人间旅馆》作为他创作的重要一环,将众多漂泊者的生命历程与伤痛汇聚到“旅馆”这一独特的意象中,旅馆是他们暂时的栖身之所,也是他们人生故事的发生之地,在这里,生命的脆弱与坚韧、痛苦与希望不断交织,在短暂的停留里,显露众生百态,也照见人性深处的微光。

在陈年喜的作品里,我们能感受到一种不屈的精神。尽管生活给予他和他笔下的人物诸多伤害,但他们从未放弃向阳生长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。”他的诗歌与散文,是对生命的礼赞,也是对伤害的抗争。他用诗歌与散文搭建起一座桥梁,连接起那些被遗忘的角落,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生命的温度。他是生命的歌者,也是伤痛的见证者,在他的文字里,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与坚韧,也看到了生命在苦难中迸发的力量。

# 追求真理 教人求真

——读陶行知《教育的本质》

□钟春鹏

自从孩子上学后,我就对教育类书籍格外留心。陶行知知的《教育的本质》对我触动很大,近百年前的教育理念,放到现在依旧不过时。

毛姆认为,要想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,得先了解作家的为人。陶行知一生践行“知行合一”的教育理念,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,为我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。那句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,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,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追求真理、教人求真的教育大家的思想,更道出了教育的本质——“求真”。

行是知之始,知是行之成。陶行知提出的“生活即教育”“社会即学校”“教学做合一”等教育思想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,时刻鞭策我们要“求真”“学做真人”。他对乡村教育、儿童教育、平民教育等教育改造方面的真知灼见,现在看来也是十分前卫和实用的,是与当前“以人为本”教育思想相通的。

生活即教育,是指人们应向生活讨教学习。“生活教育”绝不是灌输知识、训练才干的,教育,不是将学生困在“学校”里做书呆子,而是让学生脱离“飞出去接触大自然,与生活融合”。实际生活才是教育的指南针,把孩子圈养起来“一心只读圣贤书”,脱离现实,躲在象牙塔内死读书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了。有些知识可以从书本上获得,有些知识则必须从生活中攫取,真正的教育不是在“术”上生搬硬套,而是在教育理念上“道”上进行引导。

教育不等于读书,读书不等于赶考,教师不能教死书,学生不能读死书。陶行知认为,“先生的责任不在教,而在教学

生学”,教师不能做照本宣科的复读机,要学会区分哪些学生是“松柏”,哪些学生是“牡丹”,要有针对性地浇水施肥,因材施教,引导学生潜心上学,尽可能地激发他们的创造力。

陶行知强调“六大解放”,即解放人的头脑、双手、眼睛、嘴巴、空间和时间,使学生能想、能干、能看、能谈,还能深入自然、社会习得学问,能拥有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和发展兴趣爱好。我深以为然。回想陪伴孩子的时光,那些刻意安排的学习时刻,孩子常无心不在焉,反而是不经意间的生活点滴,让他收获满满。带他去田间看种子发芽,他懂得了生命的成长需要耐心;让他帮忙整理书籍、照顾绿植,他学会了责任与担当;陪他面对一次次小小的失败,他明白了坚持的意义。这些恰恰是教育生动的注脚。

陶行知提出的“教学做合一”,更是让我对父亲的角色有了全新的认知。过去,我总习惯以长辈的身份说教,告诉孩子该做什么、不该做什么,很少放下身段,和孩子一起做、去体验。真正的教育,从来不是单向的灌输,而是言传身教。“做是学的中心,也是教的中心”,想要孩子热爱阅读,我就先放下手机,捧起书本和他一起品读;想要孩子懂得善良,我就先以身作则,善待身边之人;想要孩子勇于探索,我就陪他一起尝试新鲜事物,允许他犯错。

教育之路漫漫,育人之心灼灼。身为父母,我们是孩子成长路上的修行者,愿我们都能以先生的教育思想为指引,给孩子最本真的教育,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爱与自由中向阳生长。

# 苦难与希望 伤痛与力量

——浅谈陈年喜的创作主题

□陈典铎



个充满苦难与希望、伤痛与力量的世界。

矿山岁月:

生命在伤痛中砥砺

在陈年喜的诗歌与散文中,矿山生活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在《炸裂志》里,他写道:“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/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”短短几句,将他作为爆破工的生活场景与内心世界生动呈现。五千米的地下,是黑暗、潮湿且危险的工作环境,每一次爆破,都是与死神

工们在艰苦环境中最原始的生存状态。他们为了生计,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劳作,身体与心灵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身体的伤痛是矿山生活留下的直接伤害,陈年喜却以一种平静的口吻叙述,这种平静之下是对命运无声的抗争。

众生百态:

生命的挣扎与伤害的普遍性

在陈年喜的作品里,有来自各行各业普通人。在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》中《谋事》一文里,他描写了

的抗争,也没有荡气回肠的呐喊,那些被命运推搡着的人——丧妻独居的老农、负伤漂泊的汉子、孤苦无依的妇人与平凡困顿的青年,皆是被生活磨去棱角、带着满身伤痕的漂泊者,命运于他们而言,是藏在烟火里的无奈与寒凉。

即便身处命运的泥泞之中,人性的坚韧从未湮灭。这位沉默的男媒婆,从不是巧舌如簧的说客,更像是摆渡人,奔走乡间,将一个破碎的个体拼凑成完整的家,那些接受这份姻缘的人,也从未向一